

便箋

2020年9月號

時代轉易 · 承擔彼此

湯泳詩博士 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總幹事

「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
這是智慧的時代，也是愚蠢的時代；
這是信仰的時期，也是懷疑的時期；
這是光明的季節，也是黑暗的季節；
這是希望之春，也是失望之冬；
人們面前有著各樣事物，人們面前也一無所有；
人們正在直登天堂，人們也在直下地獄。」
狄更斯《雙城記》

各位朋友，願你們平安。

自1958年6月2-13日，首個亞洲工業宣教會議在菲律賓首都馬尼拉舉行，香港教會醒覺必須回應急速轉變的香港工業社會發展。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即於同年設立「工業委員會」，自此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一直為香港教會與社會之重要成員。

一直以來，工委會致力出版各種刊物，盼望與大眾建立聯繫。早於1959年6月，工委會出版英文季刊Industrial News Sheet，作為教會討論工業社會發展的平台，又為教會提供世界各地工業宣教資訊，共出版13期，直到1963年12月為止。1960年，工委會出版首份中文刊物，名為《教會與工業》，以香港工業佈道為重心。1962年10月22日，香港基督教協進會通過訂定每年四月最後一個主日為「勞工主日」，工委會遂於1963年4月開始每年製作《勞工主日特刊》，向全港教會分發，以推動教會對工業宣教的關注與承擔，直到如今。此外，從1968年起，工委會出版《工人週報》、《香港工會》月刊、《勞工與福音》雙月刊、Change、Memo及《便箋》。

瘟疫蔓延之時，經濟衰退，香港猶如失軌列車，公司倒閉裁員；各行各業打工仔均面對失業、停薪、減薪壓力；在家工作、遙距工作、slash 斜槓自由工作等模式轉變，促成辦公變革。天堂與地獄之間、結束與開始之時，新舊時代交替，工委會深覺加深聯繫與互相連結之重要性，大家可以通過本會網站、Facebook、Youtube及Instagram，一起進行互動，讓我們聆聽您們在工作中的狀況與心聲。工委會前主席江大惠在〈教會與工運〉說：「工業委員會遂採取了進入所服事群眾的模式，這種將福音、好消息突破教會的四幅牆，帶入人群的做法正是耶穌的榜樣，不拉人入聖殿會堂中親近上帝，反而將上帝帶入人群。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在時代轉易之中，工委會深切盼望與大家分享好消息，因此，本會決定從2020年9月1日開始，發行《便箋》雙月刊，期待與您互相陪伴，承擔彼此。

便箋

2020年9月號

工作·作工

姚志豪牧師 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執委

「在第七天，上帝因完成了他創造的工作就歇了工。」創 2:2

「於是，主上帝使那人沉睡。」創 2:21

「人出去做工，勞碌直到晚上。」詩 104:23

詩篇提到工作做到晚上才休息，創世記卻在人未做到一仆一碌之時已經規定人必須休息。創世記有兩個創造的故事，分別：1:1-2:4 上及 2:4 下-25，一章開始的創造(工作)後上主休息；二章開始的故事，就是上主吩咐那男人為動物改名後就沉睡，之後就從他身上取肋骨造女人。無論如何，工作後的休息，不論上主及人也是應當的。

疫情持續至今六個月，相繼出現凍薪、減薪、放無薪假，甚而裁員，接踵而來就是結業潮。過去因工作以致缺乏休息叫人疲於奔命，但因著這樣而被迫長休，也不是味意，弟兄姊妹也不例外。中年如是、青年如是，當有胃口奔馳、也有為未來籌算，休息本是應當卻變成了負擔。這邊廂聽到他們的苦澀、對未知的徬徨，那邊廂收到兄姊公司請人，立時轉寄。我嘗過沒有工作的日子，隨了經濟上的需要外，不論你是長時間於行頭成了專業，或是短時間工作中所表現出的謀生技能，工作等同自我價值，因此遇上甚麼閃失，彷彿成了整個人的成敗。[1]有時過於熱愛工作，只是一種自我實現(self-actualization)，那份滿足感，使人有種失去界限(loss of boundary)，[2]工作多少也反映了一點存在感及價值是真實的。

持續的停市，教會亦被捲入凍薪、減薪的漩渦中，特別當教會「淪落」到只剩下直播崇拜之時，同工之間也有所聽聞，同樣因市場所提供的價值而不能運作需被考慮凍薪/減薪。當只有一方執意決定，這種商業導向式的思維去判斷/對待同工，在在視同工為一僱工的寫照，豈可有商有量，可有共渡時艱的心態來真誠分享/分擔嗎？究竟牧職是否就等同一份具生產力的工？停市就是停工就是停了牧職？牧職豈只一份工呢！即使是普通的一份工，可有掙脫只為餬口的枷鎖嗎？

所謂「工作」理當可有更多的思考！

不用工作的日子，我收到兄姊對教會的關懷，他們問教會有甚麼需要，這段時間我們可回來幫忙。聽到這消息，感動了，一方面是感到對教會的關心，另一方面，「工作」可稍微擺脫與經濟的掛鉤。勞工主日，基督徒學會同工鄧穎暉弟兄於講道時提到一個觀念，北歐的國家有討論是否可以不工作而又有糧出？甚麼意思？「當人生活得到保障，唔受薪去工作，人可

便箋

2020年9月號

以有更多野做，可以做到一 D 從來無人做而又好有意義的工作。」他更刺激我們思考，「當工作重臨之前，藉以停一停，將再開展之時，是一些新的事而不是舊的事？」工作是可以賦予我們肯定，但不要被工作定型。

教宗方濟於四月十三日的講話最後作了這樣總結：「或許，此刻(疫情下)是個考慮全民基本收入的時機，以承認你們高尚又不可取代的任務並賦予尊嚴；好能確保並創造一個富有人情味又符合基督信仰的現實：每個勞工的權益都獲得保障。」[3]

去吧，高高興興地去吃飯，快快樂樂地去喝酒，因為上帝已經悅納你的工作(作為：原文解作人的行為)。傳 9:7

[1] 歐祥江，《我做工？工造我！》，突破出版社，2009年，頁53。

[2] 同上。

[3] <https://www.vaticannews.va/zht/pope/news/2020-04/pope-francis-letter-worker-movements.html>

在難關變局中尋找烏托邦開端

湯泳詩博士 香港基督教工業委會總幹事

《禮記·禮運》記載：「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這種大同的理想社會，彷彿跟身處 2020 年香港的我們，有著遙不可及、天南地北的距離。

瘟疫蔓延，經濟失軌，各行各業打工仔都叫苦連天。這年以來，在陰霾下掙扎生活的你我，會否因為不幸太多，以致麻木不見哀歌，受苦者已被約化為新聞數字呢？今天新聞報導疫症數字，其中一位是 Foodpanda 外賣員。這位外賣員在染病後一直如常工作 14 天，直至家中被感染的丈夫病危須送院救治，才揭發一家五口先後感染。在零工經濟 (Gig Economy) 僱傭模式下，外賣員以自僱形式工作，沒有勞工法例保障，既沒有有薪病假，亦沒有工傷賠償。外賣員收入卑微，生活經濟壓力蓋過了自身與家人安危，生病不敢看醫生，擔失去工作和收入，家人病重失救殘酷悲劇發生。

廿一世紀大崩壞就在跟前，困苦連天，難關難免。在時代變局中，我們需要為新局面開啟新可能，就如法國哲學家沙特(Jean-Paul Sartre)所言，我們已不能以舊日因循慣性模式回應新世代，唯有去掉實踐惰性 (practio-inert)，才能瞥見新局開端。在面臨嚴峻局面之時，個人與

社群層面而言，不少人提出各色各樣的自救自助與同行互救計劃。在社會應急保障而言，各國已提出各項方案。除了香港向每名年滿 18 歲香港永久性居民發放 1 萬元計劃外；日本亦向所有國民發放日幣 10 萬元、全額支付員工 5 名以內的服務業、20 名以內的製造業等小型企業勞工薪資，其他企業員工至少可獲 60% 薪金，政府負擔 90%，企業負擔 10%；新加坡亦向所有年滿 21 歲的國民派發新幣 600 元、所有在職員工薪資的首新幣 4600 元一律獲政府補貼 75%；英國為企業支付員工 80% 薪酬，上限為英鎊 2500 元；美國則向每位年收入低於美金 7.5 萬元的國民派發美金 1200 元、失業補助每周原為 444 美元，現失業者可申領每周 600 美元額外補助；西班牙的失業者可申請 440 歐元補助金，亦正規化實施「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 UBI）。

企業倒閉與失業浪潮將無可避免直捲全球，對於香港未來的想像，或許我們可在難關變局中參考英國思想家摩爾（Thomas More）的經典名著《烏托邦》（Utopia），摩爾認為讓所有人皆享有基本生活所需是徹底根治各種社會弊病之端，此書更被公認為歷史上最早有關「全民基本收入」之記載。根據基本收入全球網絡（Basic Income Earth Network, BIEN）的定義，「全民基本收入」即為定期定額的現金給付，以個人而非家庭為對象，無需審查資產，亦不強制工作，無條件發放給所有合法居民。帕雷斯（Philippe Van Parijs）與范德波特（Yannick Vanderborght）出版的《基本收入：建設自由社會與健全經濟的基進方案》（Basic Income: A Radical Proposal for a Free Society and a Sane Economy）亦就「全民基本收入」方案的歷史、優點、缺點、疑點、經濟與倫理考量，以及其與社會福利制度之分別作詳細闡述。

根據《世界人權宣言》第 25 條：「人人有權享受其本人及其家屬康樂所需之生活程度，舉凡衣、食、住、醫藥及必要之社會服務均包括在內；且於失業、患病、殘廢、寡居、衰老或因不可抗力之事故致有他種喪失生活能力之情形時，有權享受保障。」，以及《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 11 條：「本公約締約各國承認人人有權為他自己和家庭獲得相當的生活水準，包括足夠的食物、衣著和住房，並能不斷改進生活條件。」，「全民基本收入」即是回應以上個人基本生活需要的實踐方案。

具體實踐操作而言，「全民基本收入」提出多元化的發放資金財政來源，如課徵稅捐、增加貨幣發行量、整合社會福利、節約財政支出、經營公營或社會企業。研究更指出，「全民基本收入」不單能迎合短期工作產業趨勢以及讓無償工作獲得認可，藝能降低貧富差距、提振內需、消除收入標籤、提供就業誘因、改善企業工作環境、整合社會福利政策及減少社會成本等。試想想，若在未來的香港，全民都能有享有基本收入保障，每個人就能獲得一個不被工作網綁的人生，這不單能促進個人自由，更有助建立穩固社會。

「你們這蒙我父賜福的，可來承受那創世以來為你們所預備的國；因為我餓了，你們給我吃，渴了，你們給我喝；我作客旅，你們留我住；我赤身露體，你們給我穿；我病了，你們看顧我；我在監裡，你們來看我。義人就回答說：主啊，我們什麼時候見你餓了，給你吃，渴了，給你喝？什麼時候見你作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體，給你穿？又什麼時候見你病了，或是在監裡，來看你呢？王要回答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馬太福音 25 章 34-40 節）新的世界需要新的眼光，「全民基本收入」能否為當下危機提供契機，現在正是需要我們一起思考、討論與實踐的關鍵時刻。就讓我們一起將瘟疫與防控措施所帶來的災難後果，扭轉成為人類文明發展的美好力量，邁步前往烏托邦新局之開端。

便箋

2020年9月號

將責任推到最弱勢的人身上： 為何要票控外傭？

陳家偉 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主任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今天(8月31日)在一電台節目稱，有關在「限聚令」下，檢控違規的外傭。自三月以來，五個月內，共票控了26人。相信這絕大部份是在8月發生的事情，因為8月9日，警方一小時內票控了10人，而據說8月23日，亦票控了10個外傭。然而，當羅致光表達了上述數字後，有議員認為政府不力，為何票控如此少？某大報亦大肆批評政府檢討不力，「難怪每逢假日仍有大批外傭無視禁令照舊歡聚。」

政府的數字

從數字來看，香港政府就政府限聚令，共發出2948告票，警方發出2943告票，而食環署只發出了5張。從比例來說，外傭26張票控，只佔整體票控0.88%，相對接近38萬外傭，在香港整體人口，接近4.3%，比例確是很少。而且外傭群體確有新冠狀病毒感染個案。

然而，我們應注意，限聚令的票控絕大部份來自警方，食環署在接近三千宗票控，只有5宗。我們都應該相信，警方大量的票控，主要是社運人士。警方是用限聚令來阻止公眾集會。政府並沒有說明，其實非因公眾集會而以「限聚令」被票控的，究竟有多少人？外傭佔當中有多少比例？不過，有些人或許會爭論，就是「政府部門執法不力，或令外傭誤以為不會遭到檢控」。所以，政府就更要加強票控。

然而，說這話的人，從來不從外傭的角度看看整件事情。當然病毒不看人面，誰都會感染病毒，及散播病毒，要求所有人接受限聚令，有什麼錯了？問題是，當政府實施限聚令，同時是有一定的相應措施。例如，非緊急性的公務員留在家中工作，企業亦有仿效。當然基層的打工仔女，大都要繼續開工。但不管怎樣，他們休假不需到上班的地點，家裡是他們真正休息的地方。

但是，外傭卻不是。她們在香港的家，正是他們工作的地方，他們想休息，就只得「離開家園」。還不要說，不少外傭的「家園」，可能只是一張床位，除了睡覺，平時就只能在傭主家中的飯廳停留。傭主放假留在家，那外傭放假不出外，可以去那裡呢？

有人又會說，政府已多次容忍，真的有外傭傳染個案，不得不做事。所以票控外傭大部份都在8月。但反過來說，既然已是4-5個月的事情，政府應該知道，外傭在香港如此獨特的工作

環境，假日不出外聚集，基本是不可能。若然，這是早已預計的事情，那政府可曾為外傭尋找一些方法及地方，在他們需要聚集時，卻又可達致某種社交距離呢？

當然有人說，香港接近 38 萬名外傭，怎樣處理？其實大家都知道，所有措施都是尋求一種平衡點。政府可會為外傭聚集尋找更多地方及可能的情況，而因應有關情況及措施，票控外傭時，會因應這種措施才會進行？

政府曾經限制食肆全面禁止堂食，第一天就遭到香港人的嚴厲炮轟，大部份傳媒大罵政府「堅離地」。政府當時即刻開放全港社區會堂給人用膳，甚至要求社會福利機構也開放給人用膳。不少教會都主動開放給市民午間用膳。那時候，限聚令已沒有人理會。最後，政府妥協，重開食肆堂食。

從抗疫的角度，食肆沒有堂食，一定比有堂食更有效去減低傳播風險，而且有足夠證據，不少感染都是在大家一同用膳時發生。但政府也必須照顧民情。

政府為外傭做過什麼？

但為何對外傭卻不是這樣？政府明知道，從各方面，外傭都有需要聚集，最簡單的方法，就是開放更多地方，在那裡限制一定人數，而且也易於管理。或許有人說，這不是更鼓勵外傭的聚集？這其實就如限制食肆堂食一樣，在社會一定需要的情況下，惟有給予一定的限制，並使之容易管理。

這對外傭亦然，既然外傭有需要聚集，就在聚集中，加以管制。在這管制中，才加上票控的手段。雖然，任何措施都不可以同時處理香港所有外傭聚集的需要，但當能緩和有關情況，其他措施就可應用。

但政府卻什麼都不做，外傭沒傳染個案，就對外傭的街頭聚集「闊佬懶理」，什麼也不做。當有感染個案，就立即嚴刑峻法。雖知道，票控罰款 2 千元，差不多是外傭半個月的工資。對外傭而言，這是何等大的事情？

外傭對聚集的需要及有關對傳染病毒的風險，完全是政府可以預期及計算的，但政府卻什麼都不做。現在要票控外傭，就將所有責任推到外傭身上，說他們屢勸不改，政府沒法不票控他們，好像政府一點責任都沒有。

可恨的還有政客及傳媒落井下石，說政府檢控外傭不力，說外傭聚集令到地方污穢。難道香港人聚集不會令地方污穢嗎？這就正是要政府去管理有關事情，這一切都是政府可以預料會發生的事情，但政府完全只手不動。

可嘆 8 月政府對外傭的票控，傳媒少有報導，就算有導，大都是要求政府更加強執法，少有人問此事政府為外傭做過什麼？難怪國際人權組織多次批評香港對外傭權益的保護越來越惡劣，因為不管是政府或社會，都不認為需要為外傭做什麼。但當有事情發生，就將一切責任推到外傭身上，這是偽善的政府。而社會又少有人為外傭發聲，那他們只能繼續忍受大家「偽善」的指控了。

便箋

2020年9月號

工委會工作剪影

工委會在2020年7至8月期間，共辦有6場公開講座。

2020年7月10日，工委會假旺角崇真堂舉辦【不用苟且搵食可能嗎】講座，講者龐一鳴先生從 How to Find Fulfilling Work 一書與各位參加者探討工作滿足感與意義，並從二十多年斜揸人生的經驗和故事，分享不但無穿無爛，並深刻實踐不用苟且搵食的可能性。

2020年7月17日，工委會舉辦【情感資本主義下的情緒勞動】線上講座，由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高級講師駱穎佳博士主講，以「情緒勞動」來理解日常生活裡各種以「售賣」自己情緒及感覺的工種，並闡述情緒成為用來換取工資及自我增值的商品，並令一連串有關「情緒管理」的文化及論述出現。講者就此現象作分析，特別提出「情緒勞動」帶來情感異化及怠倦社會等問題，從而帶出對情感資本主義的批判。

2020年7月24日，工委會舉辦【工作尊嚴：在疫情下生活的顛覆反思】線上講座，由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副教授龔立人博士主講，分享疫情全球化下的生活。我們渴望回復昔日般的工作、學習和娛樂，但所謂正常化可能只是一種對異化生活的正常化。講座認為這是一個時機思考工作與生活可以有的可能。

2020年7月31日，工委會舉辦【得體工作與圓滿生命】線上講座，由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總幹事湯泳詩博士，分享在經濟衰退下，我們每天的工作或許充滿汗水與淚水，然而工作應為給人美好生活而設，人不是為工作而生，我們都可以從被勞役的庸碌工作中尋回自己。本講座不單引介了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所提出的「得體工作」（Decent Work）概念，以「得體」及「人工」與我們探討擁有一份 Decent 工作的可能性，並與大家分享 10 個在工作與閒暇中圓滿生命的身心靈健康操練，讓我們得著「人工」，就是讓人成為人，俾人做的工；讓我們得體工作，不單得體，也贖回自己的身心靈，圓滿生命。

此外，工委會亦於2020年8月23日與2020年8月30日舉辦「無力蔓延時——從工作中恢復力量」線上講座系列，第一講為【讓每個人都在工作中得享保障與尊嚴】，第二講為【力量泉源與建立社群】，由香港社會保障學會會長梁寶霖先生主講，就勞工法例與工會組織作闡述，分享在巨大無力感籠罩之時，在工作中感到困倦與疲乏之際，如何從個體與集體權益之間，在工作中重新恢復力量。時代如此嚴峻，盼望我們都能一起如鷹展翅上騰，從新得力。

便箋

2020年9月號

工委會工作動向

工委會前主席江大惠曾說：「香港神學？到底有沒有這樣一回事？香港教會有沒有為普世基督教信仰的理解作出一點貢獻？有人把香港描述為一個借來的地方，活在一個借來的年代。甚至，大抵上香港的神學都是從西方借來的，我們好像並沒有為香港作出原創的信息。然而，我相信，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的故事，可被視為一個原創的香港神學，工委會洞察時兆，投入工人運動，產生了不少重要的神學灼見。」

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前主任馮煒文所撰寫的《這福音不出售》出版後廣受好評，斷版多時。感謝作者為出版進行修訂，本會現正全速預備再版，以饗讀者。在當下驚濤駭浪的香港處境中，讓我們一起從工委會的故事，再思基督教信仰群體的福音信息。

感謝您的支持

工委會呼籲大家伸出援手，支持在川渝地區塵肺病工人家庭事工，您所奉獻的不單單只是糧食與耕作材料，還是為塵肺病工人繼續治療、爭取勞動權利、子女求學提供支持：

【受惠】這一計劃將會為疫情中失去經濟來源的塵肺病家庭提供基本糧食與肥料，幫助他們重拾耕種，自給自足。

【分享】我們鼓勵他們將有餘糧食分享他人，讓更多職業病家庭受惠。

【自動轉帳】

請將捐款存入恆生銀行戶口 227-445210-001，將入數紙之副本電郵至 info@hkcic.org.hk

【支票捐款】

請將劃線支票（支票抬頭為「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有限公司」）寄回工委會辦事處

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
Hong Kong Christian Industrial Committee
香港九龍灣常怡道 33 號 914 室
914, 33 Sheung Yee Road, Kowloon Bay, Hong Kong
電話 (852) 2366 5860
傳真 (852) 2815 1739
info@hkcic.org.hk